

吴语处州方言部分非母字读 [p^h] 声母的现象

王文胜

提要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写了吴语处州方言非母字的声母特点,着重介绍了部分地区非母字如敷母 [p^h] 的语音特点,并试图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一语言现象作出音理分析。

关键词 吴语; 处州方言; 非母; [p^h] 声母

一 处州方言非母的读音

处州方言属于南部吴语。本文所说的“处州”系明清时处州府旧称,大致包括今浙江省丽水市所辖莲都区、龙泉市、遂昌县、松阳县、缙云县、青田县、景宁县、云和县、庆元县等 9 县市以及金华市武义县柳城镇所辖范围。本文以旧县名叙称,即丽水县、龙泉县、遂昌县、宣平县等。

根据笔者调查(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3 月间调查),处州地区非母的读音主要有以下 4 种:(1) [f] 声母。大多数字在处州各地都读 [f] 声母。(2) [ɸ] 声母。分布范围较小,仅在缙云个别乡镇出现。(3) [p] 声母。主要保存在口语最常用的说法中,处州各地均可见。(4) [p^h] 声母。主要集中在松阳县(安民乡除外)、景宁县的大部分地区、丽水县西南部地区、青田县西北角章村乡、云和县南端的大湾乡以及庆元县的东部一隅江根乡。

表 1 是处州方言部分地点非母字的读音(空格表示无此说法)。

表 1

非母字 地点	废	飞	匪	痲	翻	反	粪	腹	沸
缙云三溪乡	fi ⁵³	fi ⁴⁴⁵	fi ⁵²²	fi ⁵³	fa ⁴⁴⁵	fa ⁵²²	pe ⁵³		
丽水双黄乡	fi ⁵²	fi ²⁴	fi ⁵⁴⁴	fi ⁵²		pã ⁵⁴⁴	pe ⁵²		
龙泉兰巨乡	fi ⁴⁵	fi ³³⁵	fi ⁵³	pei ⁵³	pã ³³⁵	pã ⁵³	pr ⁴⁵	pu? ⁵	pei ⁵³
青田阜山乡	fi ³³	fi ⁴⁴⁵	fi ⁵³	fi ³³	pa ⁴⁴⁵	pa ⁵³			pæi ⁵³
庆元五大堡乡	fi ¹¹	pæi ³³⁵	fi ³³	pæi ³³	pã ³³⁵	pã ³³	pr ¹¹	pu? ⁵	pæi ³³
遂昌金竹乡	fiε ³³⁴	fi ⁴⁵	fi ⁵³³	pei ⁵³³		paŋ ⁵³³	pẽ ³³⁴	pəu? ⁵	pei ⁵³³
宣平新塘乡	fi ⁴⁵	fi ²⁴	fi ³³⁴	fi ⁴⁵	pã ²⁴	pã ³³⁴	pr ⁵²		
云和云和镇	fi ⁴⁵	fi ³²⁴	fi ⁵³	fi ⁴⁵	pã ³²⁴	pã ⁵³	pe ⁴⁵		pei ⁵³
缙云新碧镇	ɸyei ⁵³	ɸyei ⁴⁴⁵	ɸyei ⁵²²	ɸyei ⁵³	fa ⁴⁴⁵	fa ⁵²²	pe ⁵³		pei ⁵³
松阳赤寿乡	p ^h iε ²⁴	p ^h i ⁵³	p ^h i ²¹³	pe ²¹³		põ ²¹³	pẽ ²⁴	pəu? ⁵	pe ²¹³

景宁梅岐乡	p ^h i ⁴⁵	p ^h i ³²⁴	p ^h i ³³	p ^h i ³³	po ³²⁴	po ³³	pə ⁴⁵		pæi ³³
丽水碧湖镇	p ^h i ⁵²	p ^h i ²⁴	p ^h i ⁴⁴	p ^h i ⁵²	pā ⁴⁴	pā ⁴⁴	pɛ ⁵²		
青田章村乡	p ^h i ⁵²	p ^h i ²⁴	p ^h i ⁵⁴⁴	p ^h i ⁵²	pā ²⁴	pā ⁵⁴⁴	pɛ ⁵²		
庆元江根乡	p ^h i ³¹	p ^h i ²⁴	p ^h i ⁴⁵	pæi ³¹	pæ ²⁴	pæ ⁴⁵	pəŋ ³¹	puŋ ⁵	pæi ³¹
云和大湾乡	p ^h i ⁴⁵	p ^h i ³²⁴	p ^h i ⁴²	pei ⁴²	po ³²⁴	py ⁴²	py ⁴⁵		pei ⁴²

由表 1 可以看出，处州方言一些点非母字“废飞匪非”的声母读成送气的[p^h]，结果与少数数母字同声母，见表 2。

表 2

地点 数母字	丽水 碧湖镇	景宁 梅岐乡	松阳 赤寿乡	庆元 江根乡	云和 大湾乡	青田 阜山乡	缙云 新碧镇	龙泉 兰巨乡	宣平 新塘乡
殍	p ^h əuŋ ⁵		p ^h əuŋ ⁵	p ^h u ⁴⁵					
覆	p ^h əuŋ ⁵		p ^h əuŋ ⁵	p ^h əuŋ ⁵	p ^h uŋ ⁵	p ^h uŋ ⁴²	p ^h əu ⁴³⁴	p ^h uŋ ⁵	p ^h əŋ ⁵
肺	p ^h i ⁵²	p ^h i ⁴⁵	p ^h iɛ ²⁴	p ^h i ³¹	p ^h i ⁴⁵				
费	p ^h i ⁵²	p ^h i ⁴⁵	p ^h iɛ ²⁴	p ^h i ³¹	p ^h i ⁴⁵				

处州方言非母读[p^h]的地理分布见附图。附图中，龙泉的龙渊、住龙、锦溪、八都、宝溪等乡镇“蜘蛛”说[p^hi sɿ dəŋ]，遂昌黄沙腰、柘岱口两乡镇“蜘蛛”说“飞丝虫 [fi sɿ dʒioŋ]”，二者显然有对等关系：[p^hi]即为“飞”，[dəŋ]即为“虫”（龙泉话“虫”至今还保存舌头古读音）。还有，龙泉城北乡的发音人称小孩的“痲子”为[pei]，大人的“痲子”则为[p^hi]。这些似乎可以说明，处州地区非母读[p^h]在历史上的分布范围比现在要大。

据现有资料来看，非母字读[p^h]声母主要集中在两片地区：一片就是附图所反映的地区（以下简称“浙南片”）。需要注意的是，云和南端的大湾乡紧邻景宁，该乡非母读[p^h]是景宁话而非云和话的特点。据曹志耘等（2000），“（庆元县）江根乡……说一种接近福建寿宁话的方言”，但查《寿宁县志》，并未见寿宁话非母读[p^h]的记录。不过，庆元江根乡也并不是一个非母读[p^h]声母的孤岛，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它与景宁在地缘上的关系，故暂且将该乡非母读[p^h]也看作是景宁话的特点。另据《青田县志》，“章村……近丽水碧湖话”，所以，青田章村乡非母读[p^h]是丽水碧湖一带的语音特点，与青田其他地方全然有别。

另一片集中在福建省西北部的邵武、泰宁、顺昌、将乐、明溪等县市（以下简称“闽西北片”）。根据手头掌握的材料，闽西北片口语中，非母也常常读如数母（因全浊声母清化，奉母也读同非、数母），字音概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例字 地点	废非	飞非	斧非	分非	蜂数	纺数	肥奉	吠奉	饭奉
邵武	fei ²¹³	p ^h ei ⁵⁵	p ^h y ⁵⁵	pən ²¹	p ^h yuŋ ²¹	foŋ ⁵⁵	p ^h i ³³	p ^h ei ³⁵	p ^h ən ³⁵
泰宁	xui ⁵¹	p ^h ø ³⁵³	py ⁵⁵	pən ²¹	p ^h uŋ ²¹	p ^h oŋ ³⁵³	p ^h ui ³³¹	p ^h ui ²⁴	p ^h ən ²⁴
顺昌	xy ³⁵	p ^h uɛ ³¹	p ^h iɛ ⁵⁵	puẽ ⁴⁴	p ^h uŋ ⁴⁴	p ^h uŋ ³¹	p ^h y ¹¹	p ^h y ⁵²	p ^h uẽ ⁵²
将乐	fi ³²⁴	p ^h e ⁵¹	pi ⁵⁵	pɛ ⁵⁵	p ^h ɲŋ ⁵⁵	p ^h ɲŋ ⁵¹	p ^h i ²²	p ^h i ²³¹	p ^h ẽ ²³¹
明溪	fi ²¹³	p ^h ø ³¹	pi ⁵⁵	piɲ ²²	p ^h ɲŋ ²²	p ^h ioŋ ³¹	p ^h i ²¹	p ^h y ⁵⁵	p ^h iɲ ⁵⁵

比较表 1 和表 3，我们注意到：浙南片中，凡非母字读[p^h]声母的，其韵母均为齐齿呼，反之，凡韵母为齐齿呼的非母字，其声母皆为[p^h]。而在闽西北片中，非母读[p^h]时，其韵母则是开、齐、合、撮四呼皆可。

事实上，闽西北片“古非敷奉等母字多为 f 声母”，而“口语常用的古非组字中多数点有读 p、p^h、m 声母的”（陈章太、李如龙 1991）。但在浙南片中，凡齐齿呼的非敷母字都读 [p^h] 声母，非齐齿呼的非敷母字大多已读 [f] 声母，读 [p p^h] 声母的也只是口语常用的字。

二 非母读 [p^h] 的音理浅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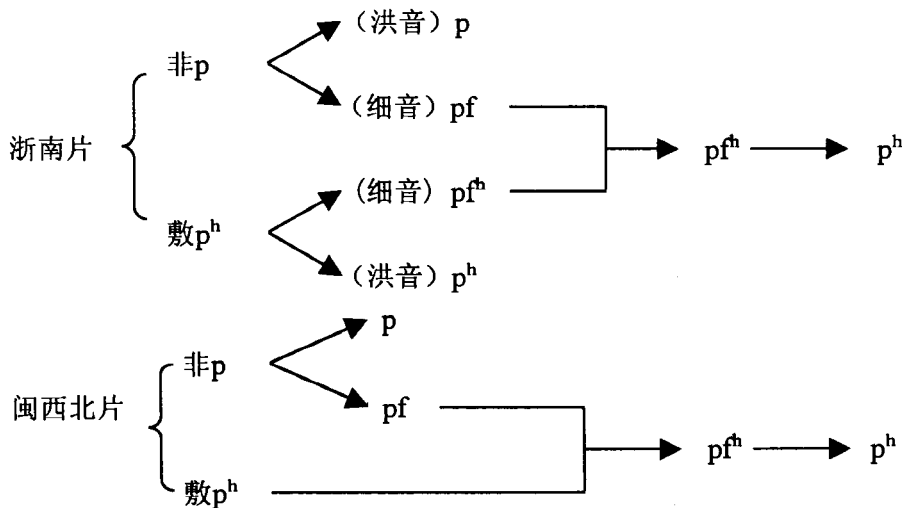
对于非母字读 [p^h] 声母，有关文献作了一些记录，但都没有对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做出解释。如《松阳县志》（1996）：“‘匪非飞……’等字的声母……保存古‘滂’母的读法。”台湾学者谢云飞（1989、1994）对分别生长于丽水碧湖堰头村和松阳城郊，今旅居台湾的两位老人作了方言调查，所记录的非母字语音特点与笔者所调查的情况完全吻合。《景宁畲族自治县志》没有列同音字表，也没有谈及非母字的读音情况，《丽水市志》也未涉及丽水县西南地区的语音特点。

据唐作藩（1987），“三十六字母的轻唇‘非敷奉微’只相当于……合口三等的那一部分……其余仍读重唇‘帮滂並明’”。他还“根据各家的意见做出选择的构拟”，将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非、敷、奉母构拟为 [pf p^h bv]。

合口三等的重唇之所以会变成含有唇齿过程的 [pf] 类音（可称为“重轻唇”，以与“重唇”与“轻唇”相别），大概是因为“合口”的细音使之然，即：p+u > pu > pf。合口使 [p] 后产生了 [v] 这么一个无擦通音，而开口度较小的“细音”则使 [v] 擦音化，从而形成了塞擦音 [pf]。

按唐作藩的唇音构拟，“非 [pf]、敷 [p^h]”两母的区别仍在于送气与否上。

非母 [pf] 中“擦”音的部分是导致“非”母在中古后向 [f] 演变的潜在因子。设想一下，在 [pf] 向 [f] 发生质变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经过一个中间过程。[f] 是一个擦音，擦音具有气流较强的特点，这股气流可能使得与之共存的 [p] 也带上了一股气流，从而使之与“敷”母在发音上越来越接近（至少是听觉上的）。最终，它们实现了完全的合流，都读成送气的 [p^h]。北方官话（中原音韵）非敷母在最终形成 [f] 之前，也可能经历过 [pf]、[p^h] 先合为 [p^h] 再向 [f] 合流的过程。之后，各方言区（片）沿着自己的运行轨道发展演变（针对白读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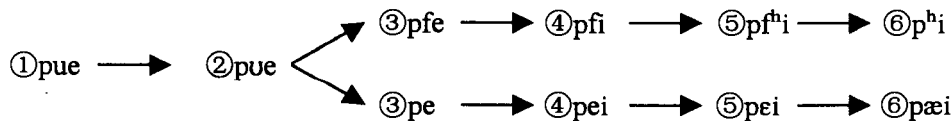
在闽西北片，非母 [p] 分化为 [p] 和 [pf] 的条件还不清楚。在浙南片，凡非母字的声母

读[p^h]的，其韵母必为齐齿呼；凡非母字声母为[p]的，其韵母必为“非齐齿呼（开口或合口，尚无撮口例）”。可见，齐齿呼韵母是浙南片非母与敷母合流为[p^h]的条件。而韵母是非齐齿呼的非母与敷母却泾渭分明，分别读作[p]和[p^h]。

在对这一合并条件进行解释之前，先看一看与“飞匪”同摄同母的“非”和“沸”的读音情况。“非”与“飞匪”的音韵地位除声调外完全相同，表示“非子”意思的词“非”，有的点（见表1）说[p^hi]，有的点说[pe]/[pæi]/[pei]（下称“[pe]类”），而有的点（如松阳象溪，景宁东坑、大际、梧桐）既可以说[p^hi]，又可以说[pe]类。而在能够说“沸水烧~”的地方，都说成[pe]类，却没有一处是说[p^hi]的。

从语言使用情况看，“沸水烧~”是个高频词，“非”在人们的夏季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也不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读非齐齿呼的[pe]类是非母早期读法的传承，读齐齿呼的[p^hi]则是后来分化演变而成的。

在闽语内部，“飞”字以合口呼居多，占了将近一半。依照蟹合三、止合三（浙南片读[p^h]的非母字都出自这两摄）的音韵地位，并结合当今闽语的实际读音情况，我们暂且将蟹合三、止合三的非母字的古读音构拟为[pue]。浙南片蟹合三、止合三非母的发展演变进程可能是这样的：



像“沸水烧~”这样的高频词，其声母在第②阶段就基本原地踏步了（针对白读而言，下同），其后只是元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口语中，无擦通音[u]不太稳定，比较容易脱落，加上主元音不再高化，甚至往低处走（如庆元话），[pu]声母中的[u]就消失了，正如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韵母是非齐齿呼的非母读不送气的[p]。而“飞”等词却仍然沿着自己的前进方向演变，直到元音高化为[i]，使得[pf]声母中[f]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致使[pf]声母变成送气的[pf^h]，最终形成了今天读细音的[p^h]声母。

是什么力量使得“沸”的声母停止了演变进程，又是什么力量使“飞”等字继续向前发展？这可能与它们各自的使用频率有着密切关系。高频字往往比较稳定，而非高频字则容易发生变化。

根据目前调查的实际情况和以上的分析假设，我们这样认为：在浙南片，非母读[p^h]声母的一个充分条件是韵母读齐齿呼，反之，也只有韵母是齐齿呼的非母字，其声母才读[p^h]声母。所以，韵母读齐齿呼是非母读[p^h]的充要条件。松阳话“肥（一般不能单说）”的读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肥”是个古浊平字，在处州保存古全浊声母的地区（如丽水、遂昌等县）一般都读[b]声母，在全浊声母清化的地区（如庆元县）一般读[p]声母。松阳县各点（安民乡除外）的情况却不然，都读[p^h]声母，声调变为阴平。这是连读音变前字声母清化的结果，如松阳赤寿话的“肥料[bi³¹-p^hi⁵³li¹³]”、“肥肉[bi³¹-p^hi⁵³ni²]”。而表示“狗叫”的“吠（在松阳话中可单说）”却依旧读成全浊声母音[bi¹³]。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曹志耘 2002 《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
- 丁声树、李荣 1984 《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典诚 1993 《汉语语音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 景宁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5 《景宁畲族自治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丽水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4 《丽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2 《寿宁县志》，鹭江出版社。
- 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6 《松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唐作藩 1991 《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80 《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 谢云飞 1989 丽水西乡方言的音位，（台湾）《中华学苑》第 38 期。
- 谢云飞 1994 松阳方言的音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 68 期。
- 颜逸明 2000 《浙南瓯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On the Phenomenon of Some *Feimu* (非母) Characters with Initial [p^h] in Chuzhou Dialects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a phonetic feature that some *feimu* (非母) Characters' initial is pronounced as [p^h] just like *fumu* (敷母) in Chuzhou dialects which belongs to Wu dialects in south of Zhejiang province. Meanwhil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feature of *feimu* (非母) is the result of its own development.

Key words Wu dialects; Chuzhou dialects; *feimu*(非母); initial [p^h]

（王文胜 浙江省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附图

